



^ 16
2844
5



門 16
號 2844
卷 5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三

序

道德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
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
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
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
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空蒼之切鑒於是問
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
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10.3
購 茶

而意與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
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
用神盤桓其書又之以一已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
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
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
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
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
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
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
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鬼竈竊態成於幽壑若不

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
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觀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
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
莫能知莫能行以此忍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
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一却乃虛而不實
非著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
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
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
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
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

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
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資世通訓序

朕於幼時家貧親老無資求師以學業故兄弟力於
畎畝之間更入緇流遂致聖人賢人之道一槩無知
幾喪其身焉然雖不知聖人之道何如其當時善人
之言彼雖不教我我安得不聽信之忽遇群雄並起
於吾之命如履薄冰不數年間獲衆保身又數年衆
廣而大興以統天下時乃尋儒問道微知其理故日
攻詢訪博采志人中積群言加以比較是非其中所

言當者非斯人之自能乃上古哲人之善行因斯人
有志聽懷今爲我學而爲我用於斯人豈徒然哉其
有所言不當者皆斯人隋其學况平日解悟差矣是
致作事倒爲或又爲非以覆身滅姓者有之吾嘗靜
以思之凡君天下者代天理物統寰宇之大負教臣
民之重上古哲王道與天同今朕匪才薄德卻乃握
乾符而統寰宇德將安在於是宵晝弗敢自寧但見
世人性愚而見淺古有聖經賢傳立意深長爲先儒
註以繁辭評論不一愈愚後學者朕特以一己之見
總先賢之確論託謁者評之直述其意以利今後人

故爲之序云

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以無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能奚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惑况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類善被諸方現千百億態固有上下鴻濛其靈寰宇是塞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

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歛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矣知其根玄傳寂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獲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跡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及雙林之有故金色是歲歛光不鏡時又畫象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博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塗故真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傍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謗三車之覆馳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

慈敏棄親以明心壯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辱碧
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未比其膚
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彿其盡又必躡昂霄而凌
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歛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頽歎文
繁之差謬欲定真析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土
孤筇廣漠履險隻征朝飛疑雪以迷空生逕難分夕
風浩瀚走黃沙以暮川孤進前蹤冒冰霜而侶影幾
楊柳之青黃皆途中之數覩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
五印之寶刹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
雞足之巒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
無爲奚可論乎

孝慈錄序

喪禮之說聞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
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
往以爲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
之其有俗士執古以匡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

理中道廢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敕禮官以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義存焉宰予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專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又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教人不忠所以不言期

之非及宰予聞居之論孔子却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毋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堯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歟於是命諸儒遍考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

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爲已死者傷見生者十七八九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聞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

夫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焉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迂儒茫然哉朕觀官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股肱瓜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每聞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內外有所遵守

夏日雨晴詩序

兩儀昭著律以常經貞則序而萬物茂焉若時君怠
政則經失律節序易常萬物殃矣洪武八年八月無
雨至九年夏四月初尚未霑濡民雖未恐朕心遑遑
慮失民人種植至當月二十有七日申漏山氣上升
江蒸海湧陰雲四布天雨下降宵晝淋淋盡大地足
滂沱抵五月二十一日三旬不止次日將戒百辟祀
后土於北郊明旦天開雨餘山氣薄霧油然而往來
雖吳道子施描方今之時畫豈足盡其巧態蓋天開
圖畫倏然忽然變象異常故難真耳因樂天垂顧特
敕儒臣賦詠之故亦以序

皇皇后土兮德溥何量山澤通氣兮天雨落而至滂
三旬陰靄兮過美又將有傷兮或殃俄雲斂而天霽
兮民歌樂康老農謳歌兮陸種而水秧朕握乾符兮
何祥但時和歲豐兮世道爲良今喜雨霽兮大祀列
張臣僚賦讚兮鏗鏘朕將稽首兮拜遙蒼家給人足
兮秋收冬藏皇祇兮洋洋惟願昭格兮我將

建言格式序

嗚呼爲君難而爲臣不易此古人當戒之言且如爲
臣之難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見災異方端餘
無措手於是特布告臣民許言朕過告旣出矣逾月

藩臣上書者山東布政使吳印叅政宋善閫鈍山東
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學正曾秉正平涼府崇信知縣
潘白監察御史孫化海寧縣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
縣丞徐謙山東布政使司檢校傅奎台州黃巖縣徐
季清安吉衛軍丘緩守禦莊浪指揮僉事李景山西
分教國學生余懋台州府民鄭士利共一十五人准
其言者吳印宋善閫鈍余奎曾秉正孫化傅奎李景
八人計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白方仲容徐謙徐
季清丘緩余懋六人假公營私而罪者鄭士利是後
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書一萬七千

字朕命中書郎中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
十乃云才能之士數年以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不過
應荅辦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
觀五事實蹟意其妄言故名問之爾為刑部之官彼
刑部官吏二百有餘爾可細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
荅使分之而又無知其人者於是扑之次日深夜中
朕卧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後方
有五事實蹟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
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
臺著蹟以行吁難哉古今上書陳言者未嘗不為國

爲民而爲君而言者雖有責人以難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爲臣之不易至斯而見惜哉因如是故立上書陳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許陳實事不許繁文若過式者問之故爲之序

翰林承旨宋濂歸休詩序

洪武十年春二月二十有六日前翰林承旨宋濂得致仕歸已達家矣即遣長孫慎進表以伸報謝朕覽來詞言無虛謬已往分明見陳可紀其爲人也可謂誠矣智矣故有終於致仕爲此於是召其孫慎謂曰

爾翁去此而誰從對曰惟親及故友會之他無濫交曰日撫兒孫乎閱生財乎涉田園乎慎稽首拜手曰臣慎祖蒙陛下之深恩厚澤得休官悠悠於家以待考終其於撫兒孫閱生財涉田園之事皆有之爲此不勝感激特遣微臣慎詣闕俯伏以謝陛下曰除此之外他有何樂曰足不他往但新建一容膝之室題名曰靜軒日居是而澄方寸更訪國政儻知一二雖在休官尚欲實封爲陛下補闕耳朕旣聽斯言倏然感動於戲忠哉良臣有若是耶因爲之詩焉

聞卿歸去樂天然靜軒應當做老禪不語久之知貫

道以心詳著覺還便從前事業功尤著向後文章跡
必傳千古仲尼名不息休官終老爾惟全

心經序

二儀又判萬物備周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
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以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
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淵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
非特中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
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
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
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群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

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
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迷之虛立
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
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
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
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
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
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
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
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

相又非真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
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
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
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
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
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
此等快樂世常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
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
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
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

相富者被纏則媯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
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
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
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
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
之循環虛實之孰取保命者何如若取有道保有方
豈不佛法之良哉色空之妙乎

昭鑒錄序

朕嘗深思熟慮曩者創一天下之君其失事也繁其
操心也曠雖至明之人其過謬不免有之况見淺識

薄者過亦多矣因是有愆於後若能覺前過誤日加
警省修德以消前愆乃子孫之福也若已不能省更
加以子孫囂囂不律其好還之事必有日矣朕因靖
江王守謙不法蹈其父惡雖未全見其萌之意彷彿
如之思無可制特命儒臣於諸史內撮類歷代藩王
事跡編而成書示使朝夕目之戒必為善書方編未
成是子終不改過妄行引古牽今內多含冤抱恨後
為庶人乃云不戀車馬之嬉遊住茅簷之矮屋忘金
飾之高樓惟努力於田丘甘心老死於桑林有若是
言朕復思乃是子無福之所使耶其父昔之凶惡之

所致耶然此子雖不服教乎書既成編當布示吾諸
子使觀賢不肖何如且朕昔居淮右世之寒微有能
過我者乎斯寒微之至極也一旦元運天更群雄鼎
沸吾乘逐鹿之秋收集豪英開誠諭率四征不正之
徒因是與群雄並驅一紀于茲方歛群雄於鋒刃之
杪導善良以歸仁義之鄉吾嘗憂懼萬千其當歛雄
撫善之時豈無過誤者乎今知前躁欲追不及警戒
目前深慮積愆匕重今德薄才疎恐不足以補過消
愆有累吾諸子孫即日已年邁精力有所怠為天
下生民及子孫計日以強力為之然自平禍亂以來

心役神疲此際施爲終非精細必子孫見此增修厚德消平禍亂之愆人各膺天福祿此朕之幸也且歷代諸帝之子人多驚器不律以致爲他人離間親親身受大禍者一爲前人之所作二因後人之不修愈加增惡見怒於天人者也惟我子孫孰者察而慎之戒之同良於世不亦美乎

相鑑序

嘗詢儒問道儒皆演孔子之說而陳三皇五帝之所以導我及觀春秋之書其書也惟紀賢不肖之得失昭如日星驗如影響詳其所以自修春秋至今凡儒者未嘗不讀覽是書知其所以然云何臨事多謬不從善而從惡之紀雜處群書所以不能精知利害也因命儒臣纂漢至宋以歷代史書賢不肖者類爲賢姦兩書使智者易爲目誦賢者易爲取舍雖是非已徃於千古纔開卷猶見之於目前若君子者孰從惡而不從善耶故於洪武十三年冬命翰林營繕成書令工刊就以利後人特以爲序

相鑑賢臣傳序

嗚呼善哉智人所以立身揚名惟若聯有云死而不

亡曰壽賢人雖歿於千古人若百誦其事由生之所
以是不亡也且賢之所學初篤明孝親篤明孝親者
何也蓋父母之親天性也加以篤明是增孝也孝之
既明矣然後乃能事君所以忠於君而不變爲姦惡
者以其孝爲本也所以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事
君者若父母生必榮貴之厚養之以顯之此其所以
孝也如事君不忠致父母生有累焉如不累焉身當
其罪者則父母憂戚焉此賢者之孝憂父母生若是
也或父母已逝而孝猶篤然而慎焉不敢不忠君者
孝在安神竟於九泉若或不忠惟恐陰陽之道殊愆
連父母有所不知宵晝思音容而不復見常以爲傷
心安敢不忠君棄富貴而累祖宗也哉朕觀諸賢在
冊也由生之對其忠孝之道嗚呼不亦難哉惟智人
能之

相鑑姦臣傳序

洪武十三年春因丞相胡惟庸不法後朕嘗嘆息其
事特命諸儒檢歷代史書纂敘身權姦爲類一日試
目之乃知今古不才者終不悟殺身累祖宗之惡如
是往往蹈習其非以致身亡姓滅云何蓋聰之至極
返復愚者也且是姦臣初出庶民本布衣之士一旦

人君擢用之身貴家榮名彰先租位居一人之下更
何以加而乃不守人臣之分恃要持權窺覷人主之
意包藏禍心舞文弄法肆志跳梁不以人主信任之
恩爲恩返行乘幾愚弄孰不知人以誠推已已以僞
從禍將有日矣是姦臣也初欲榮父母而返累父母
本欲榮身而又殺身必欲顯父母而至於滅姓也朕
觀斯傳古今得罪於人神者無出於斯姦臣之愚昧
也斯若是昔之姦也玄鬼神鑒即顯當時紀無私觀
由生之在餘辜千萬世更何磨滅者耶以至今今永
爲罪人也特述之

說

秋宇澄清說

天地四時之氣或姤或不暑是陰陽也故有溫涼寒暑
之分在春則老陰漸去驕陽徐至所以氣之溫也當
是時陰氣上升而漸斂於天陽氣下湧而漸出於地
氤氳兩間已而又天氣下降二氣姤和萬物萌動由
此而氤氳氤氳浮游於二儀之中自清和入夏鴻鴻
濛濛山蒸海湧江河上騰炎帝當天長養萬物斯爲
暑矣所以晝則天多雲霧夜則銀漢星稀以其至陽
之氣之盛也至初秋老陽之氣漸入厚坤嚴凝之氣

微降空壤所以山海罷蒸而歛湧江河息氣而不騰於斯之時厚坤土潤雖有凋木之西風無塵可揚晝則雲氣靜於上下夜則星辰密布於天墟月馳穹壤素輝皎皎可不燭而夜坐以斯觀之蓋謂陰陽交姤之氣息其嚴凝之氣未凝斯秋正當一氣涵養之時獨秋靜故曰天宇澄清其冬嚴凝之氣正當之時却乃不言天宇澄清者何因冬地多乾燥朔風撼柯飛沙走石揚塵簸土於中界露墜而凝霜霜消而爲水爲氣周旋於上下故不言冬宇澄清者也

又

濁而不已故澄之既澄且已而後清之斯水乎土乎曰泥水也然當未泥之先泥何名之當未澄之先澄何名之曰水土也今濁而澄澄而清斯謂澄清者乎曰然世云秋宇澄清斯比何云何曰未知也吾聞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春而盛於夏鴻濛兩閒此氣之濁也清涼之氣始於秋盛於冬清於上下此氣之澄也於斯澄濁當未濁之先濁何名之曰氣也當未澄之先澄何名之曰理也亦可謂澄清者乎曰亦然嗟夫人於世而理不明何如禽獸者耶其秋宇澄清之說特以天比濁水而澄清者也故無他

晴鳥搏風說

世鳥之繁狎人者有數種。或曰：人觀之似乎與人近，是欲取之而不得，何故？蓋鳥性生而若是機樞而智圓，雖與人少近，人罕得之，因覺性之多，其鳥日得食甚少，意好扶搖，但得微食，則整翼搏風，摩青弄翮，每日暮而投林，晨蒼而出樹，凡風和日霽，薄近人烟，是其智也。至如張翼而騰，斂翼而下，擒鼯鼠以充腹，斯鳥之志將以為雄之盡矣。志之快矣，雖鷗鵬無過於此。一日得少食，振羽而翔，乘風而流，翅疾聲悠悠，樂美食於鼯鼠，自以謂他鳥何與並之。忽霄壤間，

翅疑晴斂，翻而下如星奔，銀漢風聲若雷，為隼所見，為乃恐之急趨林，以棲枝偷晴於樹隙，以窺斯鳥之何往。正恐間，俄黃鸝自柳陰飛來，謂為曰：平日吾身最懦，不過穿花鳴柳，爾為每近人而取食，張翼而騰，斂翼而下，擒鼯鼠，吾將謂爾之能世必無雙，何一隼而過，爾為早斂蹤而潛林，偷晴於樹隙，以觀一隼，何其弱之甚耶！不知爾之搏風之志，果何往歟。

堯湯水旱說

朕聞堯水九年，湯旱七載，當是時，載之於簡牘，繼書之以至今。如今忽時聽讀，觀之陡然，毛髮為之惕，豎何

哉蓋謂風雨以時民獲歲豐猶稱王業艱難若使之
四時失序天道愆期九年潦而民無所得七年旱而
種植無苗以今時民生較之不審當時民將何以爲
命故孟子有云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誠爲的論且方
今之時天下歲獲年豐則家給人足者有之不足者
亦有之若加九載之水或七年之旱果何生焉此非
相傳之訛史筆之差難爲正論以朕詳觀必終堯在
位之時內有水九年其七年之旱災亦同堯若此之
論必契智人之聽若以前所云爲必然則天下蒼生
無種矣朕即位九載每度四時慮恐失序而不調獨
勞思於甚者春夏秋三季常爲切慮冬頗少思蓋春
夏秋三時皆生長結實之際不可不均調其時設若
反常道而生變則殃及庶民君受禍矣禍自何來來
必有源所以源者何天下無收則民少食民少食則
將變焉變則天下盜起雖王綱不約致是強凌弱衆
暴寡豪傑生焉自此或君移位而民更主有之朕所
以切慮三時慮恐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民無立命
所以讀聽之間不覺毛髮竦然而立驚畏如是爲此
也俄九年夏四月初月將終而望雨未至日夕惶懼
必工役之繁勞人太重致若是耶然後將終半難息

無可柰何於是再省於已旁及他務敕百僚以檢察
之使之伸冤理枉施行間次日天鑒我愚昭憐衆庶
倏墨雲以蔽太虛川谷風生江淮氣湧海波上升神
龍驅雲以蜿蜒阿香奔車而掣電微雨降而塊無破
薰風和而條無鳴不傷不溢霑濡草木漸入黃壤雖
未見終歲之嘉禎足見目前之感應可不歌咏而紀
之歌曰

薰風解煩天雨清殿廷流水潺朱楹麋麋小滿根已
朽康衢鼓舞撫琴箏四時常道天地經物物舒英大
化行五嶽蒼蒼雲氣靄四溟浩蕩波不驚吾因帝鑒
蒙雨澤敕至群僚瓊筆傾踏歌旋轉天下平
人皆寧尊賢敬老歡相迎小車麟麟間倚駟來實宜
入我帝京霄晝山海進坦途暗無冥惟願乾坤永貞
泰良臣世世常佳名

黃河說

吳元年丁未 月遣大將軍率馬步被堅者二十
有五萬渡江越淮北入中原首服齊魯明年洪武初
夏四月定河洛秋八月胡君棄城遠遁沙漠又冬轉
戰晉冀撫有其地關右望風送款中原是平嘗云君
天下非都中原不可今中原既平必躬親至彼仰觀

俯察擇地以居之遂於當年夏四月率禁兵數萬往
視之溯流河上足及抵汴梁當是時機務浩繁雖有
山川秀麗古今人之事跡一時不暇歌咏至九年秋
八月祀社齋於奉天門夕坐道上有儒臣待制李思
迪者侍其傍皆當時同舟往者因言北狩河水變遷
欲爲之說未文明日午漏思迪以說來進觀斯文意
壯水勢說河源文頗順序朕因以爲之說元年夏四
月敕有司清江淮水濱及河際故道某日乘巨艘抵
瓜州是時春水方既潦水初興江無洪濤日無酷暑
時在清和利征旦吉舟入運河舍半抵廣陵二日至

淮陰舟師入淮是日巽上風多揚帆飛幟不二時而
達河淮二水相合之處見水分兩道清濁如界並流
二十餘里方乃混沌東注既而越淮入河方覺水上
同流極濁而無清至黃而無黑更無他色所以古今
稱黃河宜其然也舟行三旬晝夜居斯水上時刻聽
觀其勢若萬馬奔馳其狀若大地轟馬其湍物之速
一息莫視其山廻石轉之處則水繞勢盤旋如羊角
水底玲瓏因風激怒濤飛潑天則珠飛雨降有時巨
浪如堤倏然而湧橫亘其河使湍者緩流者止細浪
者無文良父之間衆流輻輳其橫亘之水將消忽然

一水周旋則水底有聲啞啞嗚嗚又少時間水中一
穴若數丈圍有如井狀上通天氣下至河底俗呼旋
渦是也其水爲旋轉急其中有飛者上上去渦丈餘
霏霏臨岸沸沸觸人其流於兩山峽之處或直而湍
或曲而折或繞石而旋或復流以觸岸或怒急而雪
浪成堆或使山傾地陷或舟覆而楫摧或巨魚一尾
之間雖呼吸之際早十里之程若胎龍美之而出戲
或蛟之以一蛟則淵深無底四野成湖若蛟之以一
蛟則瞬目千里莫可止焉斯水之急乘利之物則有
若是耶斯水人云神水每患於中國爲民害者多矣

朕親游斯上觀斯水之勢遇兩山之間河狹流急其
其然歟至於平原曠野則東蕩西坍使桑田變遷水
勢少慢亦宜其然歟此堅柔之所申孰謂有神者歟
若非河之無神却乃有之所以有之者極濁而難澄
滔滔東注亘古今而不息此久常者也忽然而極清
人影皆毫釐洞見如此者或千百里或數十里斯可
謂神者焉故上古人君載在祀典畏之祀之爲民祈
福焉今朕得觀斯水挾直處如經如弦凡山迴石起
之處則盤若羊腸若河陰以達於徐宿地曠而原乎
則不然斯水汗汗漫漫浩浩蕩蕩有不可測焉禹貢

注云三門未開呂梁未鑿則河出孟門之上則未爲當也必後人訛其文相傳差矣朕曩者旣遊今思復述以爲說耳

保身說

大化言天地之氣運用也世之賢者特以君政配之亦謂之大化所以天地之大化四時是也所以四時之化者何所以化者春變夏夏變秋秋變冬此四時之化如春之化以其太和之氣流行凡世有血氣及生生者草木之類無不以時而各見其形如夏之化當長養之際逢此大化之氣無有不長養此夏之化

也秋之化當結實收斂之時於此之際無有不結實者冬之化當酷寒嚴凝之氣於此之時無有不肅殺者此四時四季順而天地和萬物育纔有失宜則上下有傷此言理性者也所以人稟天地之氣全順其宜而爲之則身安平蕩蕩阻其宜而爲之輕則致殃重則喪命所以冬不宜穿井開渠何故以其閉塞之時開則泄厚坤之氣此比人之周身若完其肌膚而全其體則運用陰陽此常道不過則無虧矣若肌膚有損傷而驚於骨者略少痊乃有陰陽交媾則命若風中之燭矣何故蓋陰陽一媾則周身太和之氣運

用毫髮無有不經緯者譬猶橐籥而運行也若橐籥一運傍有他穴則橐籥敗矣匣無用馬人之身如匣口舌耳鼻爲橐籥也若身有損傷則如匣有他穴橐籥一動風他往其身靡矣有可驗者吾幼居鳳陽聞犯憲者受刑既責之後而歸行陰陽之事運動太和之氣精自瘡口泄氣由患口昇無可止不逾旬日乃斃丈夫可不戒乎言大化者物物無有不動者是也

勤惰說

昔有勤惰居同鄉其志則同其操則異且勤者當爲民時夜則然燈閱古書則腰書力田家奉頗厚其惰者同時而民其爲人也精文學他務不作日未暮而寢日已高而起食畢誦書數行而即悠悠然自以爲志士清高一日詣勤者田謂勤者曰君子之學精一無二足下與吾同道何不如我之優游博覽羣書以待明君之用勤者曰公君子也導我以學良哉終不忘然先生教我罷農及他務而專書然農書俱不棄也亦可爲之情者曰如此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况讀書之心且不專耳是爲不可勤者曰先生之讀書以日爲計而專某以農雖略少妨則以夜代日則又如先生之學矣其情者飄然而笑往一日君知二人

皆儒者之學道統之傳命使召至京師各職以官皆
待駕而朝焉其君臣之務朝廷之大事其爲臣也必
凌晨而趨待漏而見日暮而歸猶不恬寢所以者何
且凌晨而趨不敢不若然也昔君有善政者必庭燎
煌煌故天子有五鼓而興百僚皆四鼓而起此其所
以必政務也日暮而歸不恬寢者何恐君餘政而復
召故不敢肆朝廷之務君臣之勤有若是也其勤惰
應是職斯二人當爲士之時獨勤者色頗憔悴其情
者美色佳容一旦臨事則憔悴者容容者憔悴矣或曰斯
二人昔若是今反若是傍曰何曰君不見蓬頭垢面
者誰曰昔惰者耳曰顏貌巍巍精神光燦者誰曰昔
勤者耳曰吾所以言昔若是今反若是正謂此也曰
爾所不知其詳耳且昔勤者衰惰者盛以其勤者勞
於筋骨操其心志惰者盛以其逸而無操致筋骨之
放縱耳曰公所言未當吾觀勤者昔爲民時因勤家
奉頗厚其容顏當盛而衰何也其惰者因惰家奉頗
薄顏色反盛此其所以足下之說不同也曰公知其
一不知其二夫勤者當色而不色爲慮有三一爲慮
恐衣食不足而不善終慮之二也次爲丈夫於天地
間身後無名惜哉慮之二也三爲恐學不博不能爲

君之用慮之三也所以顏色不盛爲此也其惰者奉
且薄却乃顏色美爲忘志而不慮苟得澹飯黃蘗足
以美其腹矣腹既飽矣心無志矣亦忘慮矣與禽獸
何異哉顏色豈不盛歟君不見鹿鳴吻食野之草
斯草乎料乎曰草鹿之肥者何以其無知也一日捕
至今食料而牽車料豈不美乎而乃減精神去肌膚
是由不苦而苦也艱哉牛之爲物也亦草之爲食當
是時肌膚頗定無盛衰之增減一旦駕犁耜於畎畝
主以料飼之其牛也精神倍出力致千鈞吾所以言
者斯皆獸也其所用有異事在涉與不涉耳今勸惰

二人皆人也難比獸以事之說與獸合若是一日君
命勤者職水部勤乃往達所在水害利隄防堅斯稱
職也君賞加焉其惰者職教布種惰者往達所在罔
知布種之時宜其以民之利反爲民之害妨農害稼
無功而歸君略少責焉惰者志哉即諸勸者居謁其
人謂曰足下平日之學比吾頗簡今之用也何過吾
之若是致君褒美焉敢問得何聖人至精至微之道
曰無他經不云乎順天之道因地之利先生熟之矣
然熟則熟矣吾但知理若是今之行也則又不然曰
且吾防水之道順天之時則一書而不異所以順天

時吾乃職水之務斯水也春陽方興炎暑潦水大作
 使之隄防即天時也冬三月天地閉塞農且有隙四
 澤枯涸堅冰實地斯可以隄防也順天時也其水之
 性使往而往使不可往而止順其性而導其行勿使
 汨亂五行差謬此其所以因地利合時宜也其惰者
 既聽斯言稽首鞠躬乃曰於戲博學匪行不若無簡
 藝精專以為用不亦妙乎

良馬說

世有良馬生得其時得其主而功於世者三焉又產
 於其時而不得其主者八焉所以功於世者昔河出
 馬而異常以其背列文彩聖人象則之而數馬使世
 人避凶趨吉功之一也唐太宗之青驪蜀主之的顛
 郭子儀之獅子花是馬也立雪眠霜當是時載主以
 建功則有衝烟突霧驅雨馳風摧堅撫順雖人之有
 為非斯馬之良健何如是功之速疾也當時天下擾
 亂忽爾太平人不知良馬之功至今矣以今言之斯
 戰馬之功二也古良馬生於帝堯之時則得其時得
 其主何哉有時率金玉之輅以奉西北之郊有時負
 主以狩四方問民疾苦慰勞諸侯其良馬之功三也
 周有追風等騎今古乃曰一物一賦詳之當穆王

之時四海咸寧不思巡狩以安生靈輒便日馳月驟
四入遐荒致使八駿筋疲力盡而乃方歸徐偃又稱
尊幾年矣斯不得其主而鞭策死者斯八騎也近世
以來凡馬既多良馬甚少前歲西蕃戎將來言邇來
西戎忽生良騎一色如墨雲凝於太虛風動駿翻獵
獵雲開霧合尾搖數尺蕩塵以除埃首舉神樞則視
若奔星掣電雞鳴項立雄然四足風生以臣之度可
使至朝而不許在野朕於是命使西馳以諭酋長使
達彼酋長惜良騎而悔之使者因數馬之狀況酋長
密通邊陲聽命之所不能隱蔽言來日進及期進也
盤桓不捨於是馬疾其蹄而來獻至馬廐朕視之
貌態如其言者今足不能爲我之用當時敕所司牧
於鍾山之陽今三年矣所司來奏馬之足疾日已痊
矣陛下可試乘之以洪武九年冬十一月十日馬至
因命儒臣以爲說朕亦以馬有功者三枉勞者八迷
其二耳

生擒虎說

虎性殘生以肉爲命擊搏之性生而稟之者非異也
人云虎猛觀其所以未爲猛也乃理性之使然食肉
而生故搏而無已所以見其擊則見食矣急趨而搏略

不少遲心無畏懼所以人云猛獸今是獸非猛也乃
無知耳且當未怒未悅之時徐步平原其落魄之勢
以巨比之則豸貓不似以形校之如貓無異若食飽
而悅跳躍之狀何如貓之一也或雌或雄若呼群喚
對則吻張而牙露腰伸而尾舒聲震山澤時乃風生
草偃獸爲之駭若有時而倦當谷而眠非獸不近人
亦莫前以其無知也何以知其然蓋以其產於野非
人可近彼亦不可近人當出入於崇山峻嶺食麋鹿
啖狐兔是其宜也何期近城郭邇村店逢人而搏食
之人有知者避之然妨民生理甚爲民害時壯士聞
之彎強弓挾勁弩持戈仗矛調鋼鏃而扣弦將行而
捕虎時智將笑而謂曰一虎在山用心若是忽獅行
村野將如之何虎雖猛而無知以兵得之則斑斕之
皮無用矣若以智得之可以除害全物也即時張網
重岡噪鼓而進振金而前虎雖無知亦徐行而他往
不時而虎投網矣遂得生擒於戲若以有知而力關
無知是亦無知若以強而鬪強其損非彼即此可不
戒哉

牛搏虎說

世有走獸其類多端有生而在野者有生而受人豢

者斯二者之爲物如在野者兕虎麀鹿狐狼獅象且
如獅虎之猛狐狼之狡雖生而有之者終爲人患乃
無益於世其麀鹿犀象生食平原之草昔聖人取之
以時如象備法駕以供四時之祭麀鹿爲肴羞亦祀
之用如家豢而有功於人者牛馬駝騾驢犬是也且
如負重載遠則有駝騾驢若墾田闢地爲農之上功
者無出於牛之力也若開邊拓上巡守封疆而備侮
其馬之功又爲不小犬之力微守舍之功猶義然邇
來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姓者朝出其妻牧
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時左時右縱
橫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
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
趨人其戴氏之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所牽之牛見
主有難忿然而前詣虎所在虎乃釋人而應牛來云
二物相加嗥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
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獸之爲物雖品有
高下力有巨微人之取舍用其所長牛本拖犁耜墾
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猛甚
而伏虎豹者獅也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
豈不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

世如者不如者何哉於是別賜戴氏之牛以代仁獸而自終豈不人報獸之宜乎

賜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日夜無息今古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暇遊天界見住持僧宗泐博通今古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何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

書大知禮義又非林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鬚髮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願終世於釋門吁難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名彰於世者歟今是僧却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生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而免官放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述妙哉

僧道衡說

公私利涉古今不異之謂道辯輕重分毫釐國行民
用市無爭者今謂衡其道衡二字凡達人智者不可
不深究其理焉且道即路也昔聖人允執之性無所
名特以曠大永長之事配而言之故以道稱夫衡以
權合之法布天下雖至巧者無所施其姦至愚者憑
此而不惑所以衡稱昨逢越中沙門自號道衡於斯
二字甚相符契於戲心常履道而不迂性常如衡而
不曲道哉衡哉不亦美乎

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
自以爲竒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
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
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
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
土智僧此立爲佛刹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
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
指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
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
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
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

或

僧玘太朴說

僧多捨俗惟立字爲名何也以其法殊人主之教故也邇來有僧用三字爲名曰玘曰太曰朴且玘玉之至精者也太無上之巨也朴實而不虛混而未鑿斯二字之用果如是乎若是則仁者體之又何爲而不可哉今僧用斯三字理道深長機根淺露者莫可探其趣若遇良工必由雕琢而方見其形也昔如來朴太虛混厚坤故發門於未判之先孰雕琢而使澄清列無量之象於穹壤七曜運行其間布海岳於鴻龐

百川東注此由太朴而至窮隆果理之使然氣質之變焉吾聞智者云混沌靜久而乃此今僧捨俗認朴必釋教之然哉

天界寺花架說

暇遊入寺長老同行見綺砌爲檻中植薔薇而又竹木架之工以編之屈蟠龍蛇之狀令不得曠蔓枝莖因之有感嗚呼甚哉違大化恩不及草木必有積焉朕嘗目種花之徒務以奇爲妙故屈蟠其枝莖以招買花者也然其人智巧多端身不滿三尺朕謂花者曰爾生計若此家傳否曰然爾身若此亦家傳否曰

三世矣吁愚哉人云世有陰騭然後獲昌所以陰騭者利濟群生是也不但不殺而為陰騭但能惠及草木亦陰騭焉若使草木不得自然而乘大化之興尤為損德必成將來之患矣其佛會之中雖有持花獻果者正所以不花而花方為聖人之妙若植其根節其莖蔓使疎條巨蓋朝夕樂觀不惟損德必有愆於身後因詢種花之徒有感特述寺修花之說

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眾身先悉辱所修者諸惡作百善云云所弗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

其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却妄想雖不前知亦也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為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間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僧不務修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命道士楊宗玄住持萬壽宮說

世有已往之事而不泯者曰宗他無知之機曰玄此
果宗乎玄乎昔聖人之馭世也以三字設教以宗爲
統紀之名以玄爲心法之授於斯三字凡世人者奚
啻其根洪武十年有司奏朕北平萬壽宮急缺住持
朕命朝天宮提點於羣道中擇超者使往焚修焉明
日提點將至住持者朕謂曰爾姓名何對曰臣螻蟻
之稱揚宗玄是也朕觀斯人玉樓銀海相應頷下道
髯如線其於壽也不爲不高矣然朕目斯道顏如三
春之天桃色若紅杏初芳必交梨火棗之嘗吞霞瀝
之父服非若此安能如是今敕往而興教必稱職焉
因爲之說汝往欽哉

鴈歸說

鳥之理者惟鴈善秋南向春北歸是知四時之代謝
且歸向之際陣列長空雌雄互喚次第有序斯理成
義就翅天而征視者莫不以爲美乎或曰畏寒或曰
畏熱傍曰不然是鳥靈明得之於天固善知酷暑盛
暑所以歸向有期未寒而南向未暑而北征所以避
其甚也又南向不夫期者爲稻糧也北征依其候者
爲育雛之故也夫鴈之靈南北之趨皆處不寒不熱
之時致如生子沙漠處於無殃也今之人善觀鴈善

不能去已之惡從已本來之善人者乎

紫鴈南賓北歸說

一儀既知萬物生焉然覆以下載以上風物之殊人言之異又豈一爾且中國去朔漠之地遠不五千里致紫鴈節之以時往來乎春秋斯正風物之殊也夫鴈之南賓一為朔風之所使二為食啄之必然每春歸之依期蓋當育雛之時將至亦炎氣之相催故春秋往來雖不期然而然者乃自然也鴈何專生北地南方弗產謂何因朔漠之地曠數千里絕人盛夏清涼水草甜嫩得以自由生子無擾是生北地也雛翎

方硬秋風初發所以南向者地將凝雪水將堅冰所以避寒也不南生者云何夏多炎氣水陸人稠子生人擾酷暑薰蒸陽氣初舉赤日東升北向者為此也於戲鴈鳥也知避凶趨吉節飲啄隨寒暑智同人焉君子不理道而稱君子信有之乎

普達說

朕有臣曰普達其為字也甚深妙焉無所不遍曰普無所不知曰達斯普達二字昔人有之則聖賢焉又非慵慵愚下之有者也是普達也若以此為名名之無知其所以然而乃慵之而又慵也若或知其所以

然不特獨善其身又將利益焉然斯臣見休官於家
猶且思朕之切扶筇而趨凡三晨一朝傍日黑髮白
齒搖脫骨已倦筋已疲何數如是乎曰不然至忠之
所感無知其勞者也嗟夫世人皆若是奚由朕化之
乎

漢說

漢之說天河也且漢汪洋也瀚漫也銀河也朕臣以
之而爲名豈不大也哉嘗聞古曰天相其必兆先斯
臣昔逢元季豪雄角立漢獨能倡義旅以保生靈當
保之時則與雄者戰當戰之際則迎鋒橫矛魁魁然而
赳赳旗張鼓譟孰敢當前斯雄也斯勇也豈不與漢
之汪洋瀚漫之相應乎以是而觀之首以漢稱豈徒
然哉

仲右說

物之有三中曰仲學出於人曰右斯果誠說之謂歟
誣說之謂歟邇來忽巾者來朝名仲右其人善變應
及其窮也無稽以之而無稽或然理焉以之而理焉
理不物濟棄之眇之而或不可斯人可以居山慵已
演清談愚愚者又足可訓不可教者又足可以與可
教者語然物各有偏順其情而有何不可可也尚未

可未可猶不可噉之而叱之孰可就不可令使之自然端倪乎

道惠說

道本無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事心本末開張由來一乎亦形異態匿入幽微當此之際是何端的問甚事勢之浮沉漚花泛水月印湍流邇來透網掠花之蜂車渠馬足之蟻僥倖脫身於萬死迷不知其已也蜂揚嗚嗚然而翅空蟻快躡躡然而趨塵是皆墮之又墮迷之愈迷孰曾量之而論擬之而疑度後先之覺乎今泛泛之徒與憎愛之勃勃起是非之翻

翻反為誠者之憂心是何持教者耶

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為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為之蓋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眾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惡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眾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歛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否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

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飄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笑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持之道頑者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群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甚博所以者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下竺寺住持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檀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以此立爲佛利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相光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群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

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行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二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不乎右此後必了然哉

鍾山僧妙雲說

善出無心之謂雲善歸無跡之謂妙此采雲乎妙乎吾聞鍾山有僧以妙雲為字良哉斯僧非知理之必然安善稱耶僧本信影空山傳燈松底吟清風翫皓月捫已探淵有時觀浩氣於層霄之外是果拘四大而修耶忘形而鍊耶是論是議為衆僧之所以又非

著身於妙言者也且雲之妙儼然而雷恍然而靜須臾神乘前駕雷電山蒸海湧見如是之態雲之體也鴻濛冥宇霧濛下注山川槁醒無形而形有形而化功成而寂杳然莫知其所以人以為奇吾嘗以為妙矣妙為雲所生耶雲為妙所出耶是謂空者言虛實者云妙其妙雲之說無乃僧若是乎

還經示僧

昔誠之說如金經千萬劫而不泯若或見之則沃聰者之搞心開慧昧之方寸嗚呼道哉覺哉孰能體之無上守之而無為斯二字之所以然而然者其於

漏盡者乎斯誠之說如浮雲之馳空若漚花之汎水
電影之逐風醅之幽夢斯果虛之謂歟實之謂歟
必先覺覺之後覺然之又將愚昧而疑之嗚呼清
風搖水動影沉淵孰能機其所以然耶且曩之妙也
赤日升崑崙神龍浴滄海是又體之而非體相之而
非相是皆着相而能耶無相而智耶又必我相人相
而較之豈不廓落奔星靜淵臨月是說是問必九年
之傳善我明不然風翻月影倒掛須彌問石爲舟千
艘浮水巨木連枋作大海底是皆性理者耶

高皇帝御製文集卷第十六

雜著

設大官卑職館閣山林辯

唐叅政蒙恩字名耐久道人其耐久昔本山野之士
太宗聞名召至授以武昌叅知政事爲年逾六十今
致仕其人居京師官民知其入平昔以儒業立身遂
得高位公又善始而善終是謂難得所以求文者盈
門本官德不擇貧貴槩從所求日不停筆凡文必以
耐久道人爲美俗者不知亦以爲奇識者將以爲非
所以求文者求人之名以爲貴今乃忘高爵而書山



野不如求俗者之志歟因有此說人皆罷求本官之
文已得者甚有毀之同年內黃縣令沈仁亦年邁而
致仕家京師平日所授之職不過七品而已學通孔
孟人從之文亦如耐久不擇貴賤凡與人之文務以
內黃縣令書於首故欲文者如流之趨下其戶門之
限每三日而一換更之猶為踏碎傍曰何欲文者如
是曰美也曰前耐久道人文安不實耶何今日之門
逕人絕行蹤曰未知又傍一人頗能視聽特以耐久
沈仁二文為一日躡乃辯其人矣何以知之曰耐久
之文雖好乃有黃精蕨薇之氣盈章其沈仁之文躡
之則御爐煙靄尚有御饌之氣芬芳山林館閣曉然
矣正評論間俄而耐久偶過其門見欲文者如是乃
曰奪從吾者在斯特臨門而問仁曰君子不奪人之
所好此欲文者即吾之生爾獨有之可乎仁曰此何
人行非禮之言傍曰此即耐久也仁曰我雖卑職終
曾受官彼山人敢臨門而侮仁遂呼僕以叱之其耐
久昂昂然愈剛遂被仁辱傍謂仁所辱者致仕之叅
將必上聞仁曰若如此則加辱之曰何故曰彼輕君
爵而美山野文書耐久誠可辱良久遇解紛耐久果
欲聞上家人曰不可公平日不變若欲聞上為必然

後漢書 卷十六
恐招重辱以及身何故有此由公忘君爵而書耐久
所以不敢聞也時耐久自駭而自覺非家人曰公今
既首豈仁辱教歟何止辱而覺之今後凡文列爵於
前人既得久而久藏將垂貴名於不朽若以耐久奇
之則耐久道人四字是謂自矜之辭古君子德不自
彰今公自言耐而又久且擅稱道人是謂自上也其
道之說居老子中四大者內道大居第三古聖賢尚
未盡其道今擅稱之可謂不度公將信乎曰然朕觀
耐久之錯將來矣不期家人有善者能相之其人信
服之則可謂善矣

板的達頂相讚 二首

噫設意精專駕般若船碧浪千堆海氣如煙檣傾舵
轉問爾宿緣噫危乎艱哉驀然際岸紅日當天 右一
噫張目神樞電繞太虛瞋目神潛匿毫無餘噫快哉
疊藤任爾為憑 右二

辯答祿異名洛上翁及謬贊

昔者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來賓者甚多效文者甚
寡自中國宋君靡政天下不馭北夷元世祖入主其
文武才能不求備於一士可謂之天人矣若名能於
一藝當用之時雖一藝不能備者則不用焉當是時

元得一士而立綱紀明彞倫半去胡俗半用華儀中國得生全者我漢儒許衡是也如此者不三十年之闢華夷儒風競起人雖不爲名儒昔之不效者今識字矣所以垂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信有之是故一代之興一代之人皆蕩蕩君子未嘗異其名者也如周臣呂望自罷釣歸朝至今曰望漢張良蕭何曹參今亦良何參三名不易唐魏徵見之於書皆名徵而無改秦王猛宋趙普及元許衡者雖大小有不同皆立綱陳紀之賢未嘗奇其名而流芳今朕初業之初首得儒者於才能未見善於事但以奇其名而以爲美者有二一曰武昌參知政事陶凱致仕歸來自去祿爵之名惟稱曰耐久道人是其自賤也此無福之所催如是不期年罪犯不公一曰胡儒荅祿與權者胡本無姓氏因本俗之語兩肩爲荅祿故曰姓荅祿名與權是其宜也斯人性頗聰明博通今古超出群胡故立性安名如是忽又著書數篇乃曰洛上翁之作觀其如是奇怪之甚也然朕靜思之昔首註道德經者名河上翁至今不知姓何人也徒使人知河上耳不知其姓氏此好奇譎詐之徒何足道今荅祿與權者忽稱洛上翁豈不效之者乎於斯之觀

瓜生同蒂既聞甚奇之試問前代所以群臣歷言
前代數帝皆有之稱曰禎祥今

陛下臨御之時瓜上同蒂產於句容况句容

帝之親耕其禎祥不言可知矣此群臣美言如是
嘗聞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歲得好收民獲豐年及
嘉禾金蓮合歡連理麥調二岐數物曾聞有之同
蒂之產未聞罕見故甚奇之且出身農家親耕畝
畝歲觀五穀生成不聞同蒂居群雄中一十年爲
王爲帝紀已十載尚未知此瑞因不識詩書欠博
觀乎古今以致如是當獻瓜之時群臣以德歸於
朕既聽斯言惶愧暗慚不敢以德應瑞但祈年豐
民樂耳朕本薄德縱使有德

上帝必不報一禎祥以驕我若有微過必垂惡象
以昭示之使我克謹其身使民不至於禍殃古今
五穀之嘉草木之祥根培沃壤不過數尺丈餘之
地產生所有祥慶必歸主臨之者於朕無干然此
生成結實之物世人所見者豈比交梨火棗蟠桃
之類有所聞而不可見耶凡數尺數丈數畝地內
五穀草木禎祥惟慶於主臨之者若盡天地間時
和歲豐或乃王者之禎有之王禎不在乎微末之

中稽首瞻

天誠欽

后上故詠詩以贊曰

上蒼鑒臨地祗符同知我良民朝夕勸農天氣下降
地氣上升黃泉沃壤相合成形同蒂雙產出自句容
民不自食炙背來庭青雲顏采有若翠瓊剖而飲漿
過楚食萍民心孝順朕何有能拙述數句表民來誠
願爾世世家和戶寧有志子孫封侯列公雖千萬世
休忘勸農

神龍添靈贊 并序

神龍曰神九所以別之以二曰道庸其豐山
龍族太古渤海君之苗裔千萬年相繼混淆中稔
淵泉出沒不妄聽役而驅雨暘以時滁人懷澤依
泉而祠焉歲甲午予兵駐本州秋首旱民謂予曰
州之西南有潭神龍出沒曩職於此者遇旱患必
祈祈必有應時信而往禱之期日以三後果答我
所求正朗間俄膚寸出潭倏被太虛其雲也上摩
蒼而下靄地鴻鴻濛濛以身旋則電掣天外以軀
蜒則雷吼三千噓氣風生八極及氣四海波騰飛
滄溟於濃雲之上作甘霖苦壤而透九泉不傷

而不溢功天地澤下民故靈於我遂率官民詣時
詞曰謝龍不自功以其詞告

上帝致帝察彼之德詢其由龍乃渤海君之族神
龍種其來遠矣遂令統天下之神凡以調四時今
也龍聽天命神鬼既知安得不頌而贊之贊曰

天性自誠龍種果靈穩淵不妄有命必騰均調四時
常奏帝庭宛然雲生赫赫雷霆昆蟲被澤禾黍樂萌
功著天地上下相應驅巖洞蛟雲車於冥致揚而息
使濁而清威則塞宇潛則無形神龍治水寰宇清寧
壁間畫龍贊

潛則至神莫測升則雲從霧黑威則充滿區宇快哉
一躍雨澤雨澤

赤龍贊

陽精之華髮被朱砂至神至靈火雲是駕蜿蜒太虛
雨澤天下

烏龍贊

極陽之精陰由爾生電掣天外寰宇雷鳴撒鬣旌戟
倏忽晦冥大雨時行民庶咸寧

所翁九龍圖贊

蟄於淵底陽回即起倏忽太虛墨雲見體

右起螫龍

既疑其身翔海而吟似怒而飛鬣起遙岑

左怒飛龍

至陽出螫鬣舒赫烈顧陰而行遊天遂悅

右雄龍

配陽至剛電掣上方飛雲逐隊時雨致霧

右雌龍

既悅且翔玩珠海洋飛濤潑天變化愈昌

右簸珠龍

舒海氣玩明珠墨雲無罅神化莫測收功天下

右次簸珠龍

脫胎以蜿步雲以蜒必教而興利濟無邊

右嬌龍

呼子而駕一吟一咤飛雲九霄雨澤天下

右蒼龍

匿身不見瑞光赤練蜒軀一躍九天掣電

右戲龍袞電

海龍圖贊

鍾陽之精居至陰之英海氣一虛步天而行

唐太宗出獵圖贊

景物秋作草木黃落蒼鷹翻輕大徒時攫天子出獵
狐狼失魄內亂已平諸夷就縛文武雄才民歌且樂
天日之表誠如山嶽

毗沙門天王贊

北天有門衛護何雄被堅若是托塔幾重堦發降髮
示見帝戎外張威武內實禪翁

蓮花菩薩贊

菩薩大慈悲辛澄展法威人躡無垢輪熾焰長輝輝
四相具不具儵忽如雲飛

佛母贊

非宿有緣非千萬劫前德無瑕垢尊妃飯天王子至
空白象周旋惟佛母聖化及大千

維摩居士贊

獅子座中花蓋遍厨間香積味新鮮誰人問病躊躇
去鐵馬嘶風牛策鞭

華藏世界贊

室芥子眠匿粟是恬惚恍其上周遊諸天宜乎其降
化被三千

又

華藏世界全市中買物食且甜有誰期我相周旋朝

抵暮歸非牛非馬非船

瑞光塔贊

大智力人性定心方穩首陵穹脊骨純鋼瞑目而逝
餘灰塔藏信有之乎靈明常存午夜放光

老子贊

心淵泉而莫測志無極而何量惚恍其精而密恍惚
其智而良宜哉千古聖人務晦短而云長

禪海羅漢贊

爾恠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鼎足而禪薄天飛浪
何處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十六羅漢贊

第一

爾惟務道道亦何如仰天俯地榻下一枚

第二

寂寞空山扶策藤床篆煙終日神機密藏

第三

極目太虛氣吐而噓了知天外錫杖龍舒

第四

大哉癡獸日近蜿蜒蜿蜒儼忽濃雲被透

第五

脫屣既是不愛芝屋露坐觀天法外擇胎

第六

高氣豪西旅卦葵對月了經如海汎濤

第七

情愛清風心翫明月終夜露立何時了歇

第八

謂爾心專天人詣前群魔逐退道孰可停

第九

海氣盈虛爾步且徐隔岸招來猶愛吾味

第十

倚松目猿問宿有緣閑中日月鉢內水天

第十一

童子戲禽道者休禪忘觀想地鶴舞青天

第十二

已授已接對偶而悅是法平等亦復何說

第十三

松下閑禪已幾年頓忘幽寂意喧喧出塵不用論今
古樹底清風爽不眠

第十四

異哉樂天靡首信然倚樹而空幾年

第十五

心善而權旌旗烈天護神從後撫虎而前

第十六

宿修萬行笑巖默用知幾千劫人何曾動清磬一聲
幻出如夢

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贊

第一代

驅風疾震機幹萬靈豈惟神智使濁而清道常無隱
滿腹仙經鹿奔虎乘儵然上升

第二代

步舞飛虛至妙而樞握符而決神駕羊車周旋玉京
萬里須臾坎離是會深淵躍魚

第三代

載承載闡松底爐煙天桃洞蕊實實三千白鶴翅空
巖下鹿眠九霄環珮火棗年年

第四代

繼符繼經上徹天庭來張斯教轉斗移星朝遊北海
蒼梧暮迎一祖師志鹿車是乘

第五代

袖劍而趨光射斗墟萬靈咸聽神步天衢斬妖縛邪

與師無殊禦災捍患氣吐而舒

第六代

鉛汞成砂煙結紫霞洞裏乾坤春意桃花不善人師
不已而誇壺中日月更何以加

第七代

撫鹿蒼松羽扇登峰道合無爲繼師而封不善而善
密有神功知常守黑樂道從容

第八代

如不尚俗愛居茅屋白鶴一雙猶騎麋鹿月下星奔
使黃而綠道氣常存歲歲辟穀

第九代

醉眠松 白雲籠衣似酪酊醒後使幽微至神有設
鶴翅飛群妖斂跡巨恠悉夷

第十代

洞花繞綻春松翠微高卧白雲僊茅爲衣呼泉叱咤
役劍神飛無上至真可以爲奇

第十一代

演黃梁幻運鍾離機驅雲以從致雷電飛萬壑松聲
丹光夜宜鶴氅飄然煙霞是儀

第十二代

道德齊名鞭雷策霆按劍瞋目妖氣不生神遊八極
上至天京宜哉宿緣物外常明

第十三代

九轉靈鉛砂汞當先茅飛去處妖魅倒懸神樞怒目
下察黃泉仰觀三界浩氣如煙

第十四代

朝降崇顛酤入市塵過飲弗醉暮歸紫煙山雲松掃
洞鎖千年和光同塵玄之又玄

第十五代

溱園善紀槐國昭然同此幻化千古尚傳師能善已
乃達於僊虛靈不昧道氣常全

第十六代

繼傳十六人皆辟穀日食黃精貌態異俗歲月以來
亦復如復牛背西風蒼山一曲

第十七代

至危而全難去而天乃知爾僊乃知爾賢流派十七
道氣凌煙孰謂其顛孰謂有緣

第十八代

飛符有驗始祖有傳至於斯世名播八埏丹光上升
斗氣愈鮮精神徘徊常在三天

第十九代

嵐光蔽山丹氣雜然飛符檄鬼無敢不前孰謂爾靈
孰謂爾玄掛冠解衣樂道便便

第二十代

冠山衣雲道氣常淳芬子有機鐺內猶渾盤中數着
黑白星奔無上至妙丹田厚坤

王亨十六羅漢圖贊

噫意若相應心淵已澄南闢浮提以書以徵

二

侶杖空山閱浩穹頑篆煙終日方寸幽閒

三

跣跌疊膝侍以戎客仰目遙蒼倚錫而息

四

計珠誦經靈蛇誦聽恍然有覺化龍而騰

五

目瓶內花大般若佳去來無跡孰為幻化

六

靜修已佳不已而誇動入獸智獅子獻花

七

常云無心何不彌深耳聞目擊行處若尋

八
理道深心座下群陰意操岳浪聲太古琴

九
怪哉尊者瓶水海瀛神龍翫珠取捨般若

十
倚松目猿足下獐眠人物忘機互悅而前

十一
調鶴空山倚錫而開形勞神靜就裏無煩

十二
顧偶而言滁除以鮮木無塵垢志脫烟霞

十三
童子烹茶火內蓮花云何是說數曠河沙

十四
麋鹿有知尊者如凝志在叢木必待以時

十五
風生草偃庸非秦大意何六哉術出甚真

十六
身定神行境入太清鍾磬一忽然

吳道子降聖圖贊
歷無量涉阿僧神色界先世兜墮不巧拙愚不癡頑

以致渾盡無碍大覺宏施皆雲嶺之苦行幻出幻生
幻滅幻起百億之態不為之庸寂一毫而不為之簡
善矣哉化矣哉大覺金仙為吳生之圖相不出三界
問誰識此聖凡者歟又博變者歟孰是孰非云何水
月風搖隔窓審的奚由然耶有相無相而為定者乎

天王圖贊

披堅戴冑神驅電眸風生足下衛護天遊

吳道子釋迦出山像贊

一流水行慨然如鍾坦然無威蕩然無為神通三界
脫苦忘危

鍾離衣草萊玩丹芝贊

為無為入精凝不二之鄉逍遙乎玄都放形骸於閭
苑示誣於草萊玩丹芝於掌上鑄內山川幾躊躇於
生熟問伊識此而破非著非而固此倏跨鼇而乘蛟
恍背鶴而騎鸞衝寥寥以上九天躡鯨鯢而遊巨海
果此而善乎否乎斯說斯問乃疑而舉之或聞朝遊
八極暮息中央的烏兔之升沉實二儀之曠隘壺中
消息洞裏神樞比由戲劇則不朽真同幻化而無痕
故慕而遇罕之靈其於無靈而靈妙之歟不測者也

唐太宗拳毛騮圖贊

鬃翻墨雲合裂神樞霆飛電掣空霧衝煙眠霜卧雪
折旋擒侮力健無竭追風何及驟駢豈與並列快哉
神蛟唐君心悅

贊五十三參

幻色幻空空幻色幻情幻欲幻無端始幻幻從何幻
起幻生幻滅亦何知爾幻幻時皆是幻幻終幻始總
何爲幻住幻流真幻葦幻前幻後更依誰此幻非真
他幻寂纔云寂幻幻方生人生始世皆從幻幻了無
爲在幻中幻去復來幻是夢無言幻夢幻悠悠智人
識幻方知幻知幻由來心不儂

空實論

目世浮沉皆是幻幻生幻滅患相從幻出無端患長
着患逼無知無有錯理幻幻身身患患若將無有更
何之師空法外無方住再覓端倪孰擬知好向道中
閑自在肯將鐵索易羈縻只因魔甚云心地未必師
知必我知不識有人還是覺驀然一笑脫泥犁

戒僧陶冶

道起無心誰寂滅行生積行豈無端邇聞陶冶空山
內致使空山空不空着相有誰知是佛以僧實相相
山間飛雲出岫來今古巖壑幽然鳥夜啼試問獻花

真趣處曾將心地量泥黎縛菴以定山藤葛穩坐蒲
團樂幾枚要識西來真實處張眸極覩巨星馳

永嘉侯朱亮祖壙誌

亮祖廬之六安人元季率鄉里義士禦亂與諸雄戰
所在出衆元授以義兵元帥未幾爲諸雄所逼與諸
義兵東越如須經梁山渡蕪湖江放肆掠江東民與
太平州官構讎江東會衆攻之亮祖諸義師頗艱時
朕夏六月渡江采石太平州父老迎之城降民安亮
祖聞之亦深懼焉遣使入降朕賜賞以銀帛之類
不失元授惟改年從朕是後數月仍叛入元與大

戰大軍不利被其俘囚而亡者四千餘衆未幾復戰
寧國之北亦爲所敗俘二千餘諸將弗克亮祖時朕
急欲拔建業未暇姑置之明年下建業又明年東與
張士誠戰毗陵下之師旋命大將軍徐達開平王等
爲前隊慎行伍進晝夜圍亮祖於寧國縣開平王被
傷而歸國公某亦被傷還朕來日至比至之先援兵
已被大將軍敗已城下獲亮祖朕謂曰還何如乎對
曰事非已生則力焉死則死矣朕憐其志壯槌三鐵
簡而生之後用隨軍四征所向各勇如此者十有一
年遇天下定授侯爵自是之後羣官中頗肆智十二

年胡惟庸不法使鎮領南作為擅專貪取尤重歸責
不服已非一時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就葬已
責之地侯禮葬焉

秋鷹傳

管城子曰無為而逸時遇秋高羣鴻南向菊蕊初金
天清水澄忽然有所感發為秋鷹作一傳耳傳曰鵬
鷹秉性金精以肉為命以擊搏為常由是超出羣鳥
恣意舒翼扶搖於兩間所以出羣鳥者志雄膽壯是
無朋也其產必深塞海濱巢出煙霞之峻嶺媾在孟
春卯在中旬敷出初夏當方卯方育方巢方哺之時

其翅到處飛者莫敢流翼走者安敢哮吼所以畏其
爪鋒嘴利是雛漸長也父母日以鳥獸之肉哺之及
其翎乾翻硬吻壯拳強則父母哺也又與漸長哺不
同矣乃以全鳥獸死者餒之令其習攫也演其膽智
也拆距也由度旬過則哺又不然也所以日以未絕
命鳥獸試之當試之時父母携鳥獸去巢百步之外
呼之其雛颺翅而就其父母棄未絕命鳥獸而他飛
觀雛何若且未絕命之鳥獸既脫拳吻飛者飛走者
走其雛性擊搏見是食也疑睛側首細頸詳形於是
舒翼而騰斂翼而捕擒禽獸也若此者又旬過其父

母呼其雛遠舉畧不與食其雛莫知父母之所以騁
六翮之勁弄吻拳之剛飄揚廓落之虛翩翩天漢之
表出萬里剛風之外抖擻新翎俯仰二儀其時快羽
翼之精英意在巡山攫虎渡海擒鯨正若是間或忙
食於噤時乃下目平原見狐狼潛焉於是攫而啖之
當攫啖之初父母從而視之初雛惟知食肉不知茹
毛也待食既父母哺以毛茹之其茹毛也實利噤也
由是而成鷗也方乃父母他往各乘天風而流翅所
在息翼雄立山椒飛走爲之避於是管城子嘆而謂
曰智哉因述爲傳

擬問心

野人鄭公平問心於孔子曰聖賢君子之心何如強
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何如子曰嗚呼大哉之問心
之所以世人同焉夫心也者中虛而不實以居神靈
其神靈之運情性思欲無所不至聖賢君子亦無間
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心是說也神靈之所以運心
也且聖賢君子日夕以運之首以強竊盜賊姦人小
人之所爲無不周運之所以知其干犯憲章必歿身
而後已故不可爲而不爲也夫運廣愛仁人利濟萬
物使無罪而苦者釋有罪而脫者縛於斯之運未嘗

御集卷之六
不流不息運之至精知其可爲而守之永久若輔
人主道興則賢稱若造家則家齊若居鄉黨則君子
稱若君天下則聖人矣夫強竊盜賊姦人小人之運
首以聖賢君子之爲運之見其事幽而理祕意無常
仁將謂艱爲而不爲不運也故以強竊盜賊姦人小
人之爲日夕運之見其速容易爲而且厚特爲之若
輔人主則爲姦貪不忠之稱歿身矣居朋友則有小
人之稱在鄉黨則有盜賊之稱齊家則無彝倫之叙
彼問二心吾答以神運者何也蓋人之於世多神役
心非心役神也吾言若是有能履吾言者子孫十世
必爲王侯不然必巨富而且安雖居貧窮亦無罪矣
若否此道者世世誅戮矣若用斯言者昌不用斯言
者亡

述非先生事

非先生東浙人也廬金華芙蓉峰下文淵子異其人
數謁其廬與語知其所學已罄世事矣其文淵子喜
不自勝歎曰於戲世有鍾英之人有若是也文淵子
曰吾六歲而學十五而知二十而不惑四十而知天
命五十而耳順六十而從心所欲至今未見世有其
能人者也惟非先生過世入矣吾昔居朝與君同游

幾以紀吾老矣君憐其老得致仕歸然思君之衷未嘗一日忘也奈何文章之士除吾之外餘無稱帝心者也思之想之爲人臣必忠爲人子必孝今吾旣歸矣君缺人矣今知其人而不薦是謂不忠薦之不當亦不知人者也今非先生有絕世之學安得不薦之於我皇特以疏聞臣聞天生之君必有其臣天生其臣必有其君君臣風雲際會本難事耳今陛下爰群雄一海宇已有年矣生民咸遂天無烈風海不揚波可謂慶矣可謂賀矣然自臣歸後才能之士有無爲臣歸久而不知日夜思君之心夢寐交雜目雖無淚

心亦洋矣汪矣何哉恐陛下寡同游而無釋結者於是宵晝物索才能近得一生文學敏捷世無過者陛下聘焉以爲黼黻皇猷爲千萬年不拔之美亦足徵臣效忠之一也臣敢不稽首頓首以聞伏惟陛下納臣之言用斯人之才幸甚幸甚瞻天激切屏營之至帝乃嘉其言以使往達金華至芙蓉峯入茅廬果見其人熊貌雄偉言辭彰彰果能之士果毅之士使亦美之使者曰吁忠哉文淵子舉無謬言今非先生如其言使謂先生曰非先生否曰然廬峯下年何曰三十矣曰臙腥乎淡薄乎曰隨分曰志乎曰子塾問

孟是也曰仕乎曰可曰先生知我來乎曰不知使
乃出詔以示非先生非先生一見詔出倉惶俯伏於
地自駭謂使者曰儒生居芙蓉峯下已有年矣欲兼
善天下三十年不達不過獨善其身而已今皇上何
知有煩使者至此敢問使者莫不有舉者乎乃君自
知乎使者曰知者以先生之能具文以上聞上特遣
某詣廬而詔先生起乎隱乎曰君命弗敢違也生殺
與奪惟君專之而又能之安敢隱乎於是回使往朝
至朝謁帝於奉天殿禮畢帝曰爾非先生乎非先生
聞君命即拜手稽首自稱臣非生藻不敏蒙陛下不
棄微才遣使詔臣臣何幸至此藻之厚薄簡在帝心
帝嘉其言職以翰林應奉專天下之文章是非決焉
藻既承君命不勝感激不逾三日而居任焉俄而吏
部公文至欲諸官之詰辭關文之藻於是乎操筆猶
壯士之揮戈蛇之入草龍之蜿蜒水不時而文成則
成矣傍一編脩至觀藻之文謂藻曰先生之文美則
美矣何負知人哉藻曰知者誰編脩曰文淵子乃知
先生者先生所以至朝而官皆文淵子之所舉先生
所作之文文淵子已有定式今先生重為之吾將以
為生負之矣藻曰不知而誤今編脩所言甚當然

吾非故意耳自後勿為於是藻開翰林院中諸厨以目文淵子之所作果有一定之式其中有一二不當者於是改抹之編脩亦目之乃曰藻果君子也知人有缺先生補之可謂全人矣何也文淵子失之於前先生補之於後文淵子之失乃不失矣明日藻又改抹之亦詔諸之辭其辭的當藻乃汗抹之編脩忽至而見謂藻曰先生負知人矣藻曰何故曰先生若飾文淵子之失則是美文淵子之文也今文淵子之文有的當者他不可過藻乃汗抹之是眇文淵子也藻曰文本淡薄但與重厚耳其無他意編脩曰公若是則吾不言矣他日衆議必有斟酌焉是非焉君其思之可也

述周誼驅無寧日

洪武初朕命大將軍率雄師三十萬抵胡都而破之大將軍封宮室閉府庫以聽朕命逾月朕命內宮往視元宮宮臣抵其宮而視之其諸宮美麗者十去八九內存一二守宮尚五百餘人人各自生然諸宮人者朝望雲榻而悲暮倚寢床而泣皆昔日之怨女也朕命各適其人使有善終之道聘配間獨一女言殊語貌資嫩幼弗應是行因是宦臣將入吾宮詢其

由朝鮮之女也皇后憐其遠離父母且幼無知特
教育以培之明年高麗入貢是女父至焉朕命待以
厚禮廣贈以歸是後使者相望不絕而至又七年餘
彼中逆賊弒其王蕪詭殺朝使及內官者斯殺也初
本欲設巧以掩非何其構成大禍又三年事不獲已
乃令女子兄周誼者作行人往來飾非將必脫此奸
頑豈不愚之甚者也因是周誼兄弟父子往來爲驅
直至歿身者有之生而復至者有之惟周誼歲居山
海少會眷屬備歷艱辛日無休息更蕪久無善終之
道必爲致疑而歿身夫何以見所以見者誼之生長

本於朝鮮心何離之柰群逆強差安敢弗行旣行且
囑托以虛誑果使誼訴於朕前誼必不得已爲彼飾
非若不止之使盡飾其非將後我不誼悅假使誼不
飾彼之非則誼必不利於身家斯兩難之道孰能決
之人皆弗決吾將以爲誼捨彼而就此脫高麗驅役
之患而從斯之樂不亦可乎

述胡人樂天之樂觀時之艱

朕聞朔漠之地洪龐無際物多飛走野多衰草民無
姓氏其號槩一之曰胡然內亦以其種類別之甚廣
所種類者有因山水而名種者有以身名而名於

部者有以異出而名之者故云廣耳是境之人專
牧爲主迹水草之利盛乳駱爲豐年以革爲衣以毳
爲廬他無筋骨之勞但乘駿騎挾強弓撫刃矢縱雄
騁志馳衰草之連天飛蒼鷹之勁翮閱疾犬之奔星
張鷁神而仰天蹙虬髯而俯下控騎臨風顯貂裘之
不弊掣羈縱鷹覩摩青而展翅其巧也舒翼而升歛
翼而降翩翩太虛搏鴻鴈於九霄墮靈禽於足下於
斯頃刻之間致胡人跳躍頓足翩然而稅騎掀髯而
笑捋鬚而呼快矣哉胡人樂天之樂斯樂也以時論
之惟仲夏至於季秋斯樂無窮矣假使涉孟冬之後

丈雪盈郊山銀水骨風刀露鍍肌膚爲之裂馬瘦羊
羸犬畏寒而不捕紫駝因雪而不騰弦脆弓弛檀廬
星散夜因風而沙埋大半將明之際更新闢戶出則
狐帽覆首朔風襲體如湯澆火燎俯仰之間寥寥然
碧穹浩浩然銀茫黃壤巨野震動遙岑音鳴集雪復
飛瀾漫遠邇少時風靜皆丘丘然東倏然而再發至
暮而觀培培而西時羸牛瘦馬互倚背風而卧立老
羖童殺星散自禁人之晨爨以三石而鼎置竈穩其
土燃牛馬之槁穢大地堅冰水非激而非引惟化雪
澆以爲飲用嗚呼艱時之艱莫甚於斯也故爲之

設禮部問日本國王

禮部尚書至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

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中命世傳而福黔黎今王不奉

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環海為險巖頭石角為奇妄自尊大肆侮鄰邦縱民為盜

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

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效并底鳴蛙仰視鏡天以為巨之無量無乃構隙之源乎恐王大

涉歷古書不能詳細特將日本與中國通往禮物及前貪商之假辭如王之國至日可細目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稱有自來矣始號曰倭後惡名曰倭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國者勿論自漢歷魏晉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生口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彼歸慕意誠故報禮厚也若夫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兵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王其審之

設禮部問日本國將軍

大明禮部尚書至意日本征夷大將軍

二儀判義昭萬象於穹壤奠海嶽於洪龐生民盈於寰宇然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盡兩間又非一主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哉雖主非一人又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天奚禍之前將軍奉書我

朝丞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

朝初復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間云使則加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斯我

至尊將以為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是有克勤仲猷二

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今文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侮奏母禮答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今來者是不信也今年秋如瑤藏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時我至尊弗允

旨云彼若是此即施刑豈不小人無辜况隔滄海之遠福善禍淫鑒在高穹吾中國雖不强盛人非侮甚安敢違

帝命而擾生民者乎本部既聽

德會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瑤藏主之來果貪商假名

者歟實使爲國事而勞者歟將行羣臣奏止曰限山
隔海凡王者奉若

天道各主生民今日本君臣縱民爲盜四寇隣邦爲
良民害無乃

天將更君臣而伐其患乎我

至尊弗允而諭之曰人事雖見

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千泊彼環海使彼
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然於生民何罪且以禮曹
之舉待彼何如卿等議之本部復觀彼之浮辭行雲
流水皆遊方無德之徒忘中國之寬構是非於兩端

識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于今未
之有也且尋方問道不得自由蓋爲彼國之人人皆
爲盜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邊民曾被中
國人民爲盜而擾之乎及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
罪耶謂元之艤艘漂於蛇海將爲天下無敵矣吾不
知彼國以天之所以然歟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
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
爲有疆但長於騎射短於舟楫况當是時日本非元
仇讎非隣邦之患害元違
帝好強尚兵加以

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爲彼國之人能者也彼何曾見元之陸勢鷓鴣旗歛精兵駿騎雲屯霧集鷓鴣旗舒陣列重山埃塵亘天蹄鳴雷轟戈矛掣電胡人振威露刃哮吼鬼魅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非爲元用所以微失利而不爭以其叢爾之地也如知

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爲長勝以疆爲大而不可量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指視令丹青繪之截長補短周匝不過萬里餘陸比元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細者耶今彼國邇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隣邦必欲較勝負見是非者歟辨強弱者歟至意至日將軍審之

設宋濂諭錢塘龍說

太史宋濂渡江忽有謁者左旌右幢我冠威衛凌波而至濂聞之升舟中坐櫓下使僕者諭之曰方今百神奠位天清地寧正民庶雍熙陰陽交泰鍾山醴泉松凝甘露鳳凰致儀禎祥疊見未有如是凌波而異常者也有何爲而見答云吾錢塘之守龍也聞太史

公朝丹闕而歸特相見無他不過欲文而已爲我云
守之務於是濂諾以龍少待酌龍以清茶嗅以名香
少時文成其詞曰

夫錢塘之爲水也居兩閩萬百川之一何殊太倉之
一稊米耳然則隸屬東海其守不爲不重且江之爲
要界兩浙而云東西山川爲京師之雄藩獨錢塘爲
尤甚所以甚者侯伯趨朝商賈往來君使出入其八
閩之衆兩浙之多於斯之觀除陸梯山外其舟航水
上者獨錢塘之最繁方今宰天下而爲人主者人君
也夫君不獨宰民而又專典百神之祀致陰陽自然
而然斯君天子也其嶽鎮海瀆百川皆在域中者故
君勤典祀而奉

天命以安生民者也其嶽鎮海瀆亦奉

天地之命統諸山川率百神効靈於人君務在禦災
捍患今龍隸東海居守是江當細察淵泉勿藏邪精
勿湧波濤奉上安生是其宜也如或否此則東海神
必執天憲而有責焉龍其知乎

設宋濂戒山鬼說

太史宋濂之京師歲首還潛溪道經杭之西山是時
晨蒼遙見叢木中若有騎者非馬若驢非驢似虎非

御製文集 卷一
三十一
虎而乃豹也濂豁然有知吾嘗覽群書知山鬼之態
若是此必山鬼也濂方有悟其騎者倏然甚邇濂前
濂問之曰汝非山鬼乎曰然濂曰吾平昔所學仲尼
之德專利濟不殘生二十而行道今七十有奇其修
道利濟已五十年矣人神與吾本無憎愛爾西山之
精英爲欲鎮之所統無爲而來我見云何其山鬼拜
而訴曰卑鬼鍾西山之精英太史然之愚民無知我
之禦山所以禦者其豺狼虎豹屬焉聞太史過此特
奉太史於道乞一割以名鬼之願也濂於是呼僕者
以筆墨詰遂爲山鬼說

其西山也始天地而同生孰曰異名不過山而已矣
未見司山者也故山容物而生物畧不有厭俄有籍
於氣偏者入山曰鬼之自云屬豺虎而役群狼與犬
辨憎愛而明是非此豈汝之宜也汝當斂迹翦鬱衣
白雲語猩猩帶江鏡湖飾霞翠松冠巖鳥澗弄蛇
戲蛟虬而閱刁調樂優游於窈窕之壑宜其然也今
則不然出與人交希譽以爲美乎吾戒汝今後勿與
人見斂跡幽篁毋爲人測妙哉

跋夏珪長江萬里圖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奸臣胡惟庸權奸發露今法司

捕左右小人詢情究源良义人報左相職貪淫亂甚
非寡慾朕謂來者曰果何爲實以驗職會對曰前犯
罪人某被遷將起其左相猶取本人山水圖一軸名
曰夏珪長江萬里圖朕猶未信試遣人取以驗上不
逾時而至吁微物尚然受贓必矣傍曰乃夏珪之親
筆也時左右內臣盡舒其軸朕的視之見皴山染水
落筆有方陸有層巒疊嶂巖谷幽冥樹生偃蹇藤掛
龍蛇水有江灣屈曲其勢動蕩彷彿萬里洪波又山
意足而平川蕩蕩遠浦瀾漫俄坐培塿突曠野以纍
纍觀相生血氣者則有寒鴈穿雲喬松立鶴水陸崎

題徐熙暮雪雙禽圖

唯僭俗半出雲巖而似行似涉若此者非工夫一日
以成其圖也斯萬里也造次不節逡巡不成若仁者
體崑山而聳拔知者效流水以守常不亦俊乎
朕聞上古揖讓天下臣民無爭自周秦至今稱爲創
業以其人情薄而世俗澆君者不聖故然或一君之
厚德臣民必有稱頌者吾觀徐熙暮雪雙禽其運筆
精巧頓放得宜不知何歲進悅胡君君乃命入奎章
閣閱藏王宮以爲釋結甚得其宜何期博士等無知
但識圖名列姓其於黼黻匡諫並無著迹豈不尸位

卷六
三
妻養苟安碌碌古之賢臣匡君以仁表君以正玩物
喪志未嘗輕許焉如此輩者寧不有愧

題范寬雪山行旅圖并詩

夫一儀立極則萬象生焉然而又有殊方異類者何
以見且如中國與四夷優劣者在於四序以時而寒
暑均若南方地暖日炎如北方酷寒無五穀而戎尚
殺伐而少君臣滄海之東人言異迤東人非人形故
云覆載之間物有異類者爲此也中國得其寒暑均
是天心也洪武八年秋暇遊葦書所見范寬圖四時
景物有雪山觀其所以其運筆也精其於曾意幽微

著雪山之時令有若有志君子亦不下越也夫何故
蓋爲君子之心當仁則仁當惡則惡之其間仁義禮
智昭然世稱爲君子賢人其范寬能寫四時之景如
是脫中華於曾中古至如今列聖居之寬若是豈不
快哉詩曰

遙岑凝雪酷寒時喬木陰森盡赤枝知是范寬能運
意乾坤秀氣更無私

題李嵩西湖圖

朕聞杭城之西湖今言以爲美實人皆稱之我亦聽
聞未見一日閱李嵩之畫見西湖圖一幅其上皴山

崇水界畫樓臺入形而舟舫舉棹撓飛帆布
網拋綸擲釣歌者舞舞者旋管絃者則有笙簫鳳篋
其為湖也汪洋浩漫致景者若是可不樂乎然斯
湖之佳則佳矣然中島君子卑小人不難見也夫君
子之遊湖當世泰之時乘舟於湖書則推蓬翫景極
目遐觀覽佳氣於胸中若以詩文黼黻皇猷夜則仰
卧葉舟觀皓月而品瓊簫樂其樂而歌世之清泰比
狎小人者何若小人之游會無知務聲色耗貲財而
酣飲無厭縱其欲而不絕是有破家蕩產身之衣食
者多矣比君子遊何如於昂君子卑小人可不信乎

題趙千里江山圖

洪武八年孟秋將旣入裝背所背者以圖來進見題
名曰趙千里江山圖於是舒卷著意於方幅之間用
神微游於筆鋒巖巒巒空窪幽壑之際見趙千里之意
趣深有秀焉若觀斯之圖比誠游山者不過減筋骨
之勞耳若言景趣豈下上於真山者耶其中動蕩情
狀非止一端如山高則有重巒疊嶂以水則有湍流
蟠溪樹生偃蹇若出水之蒼龍遙岑隱見如擁螺髻
於天邊近峰峻拔露掩僧寺之樓臺碧巖萬仞臨急
水以飛雲架木昂霄為棧道以通人致有車載驢馱

人肩舟權又日樵者負薪牧者逐牛士行策杖老幼相將觀斯畫景則有前合後仰動靜盤桓蓋為既秋之景無蕭氣帶紅葉黃花壯十里之美景其為畫師者若趙千里安得而易邪

題趙希遠秋塘野禽圖

震澤迤南水浦瀰漫中有吳興一邑若帆船而翫則四時皆天開圖畫使人心地無不快哉世善丹青者孰能勝像八年秋詣裝背所見希遠吳興秋塘圖一卷寫翠樓枝枯荷昂俯蘆黃蕊白鴛鴦足食於斯景趣幽微木禽順序於戲宜其然故上品之妙哉

題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楚之曠浦遇冬搖落之時平沙尺雪汀蘆瀰漫若跨騎登峰使神馳瀟湘之極莫不浩浩然蕩蕩然心地無疑故云八景者宜其然孰能圖此獨梁師閔曾鍾楚景之秀特寫圖以像生豈不快哉

題春江山景圖

山蒼茫而嵐光雜蕊水渺莽而煙鎖汀蘆畫舟游而人立似鼓櫂以輕颺奪真造化有若是而不殊以其妙也

鶯囀皇州賦

惟淑鳥之神氣正三月以應期乘造化以嬌吟暢流
金於柳堤飲花露以香吻食飛絮以精竒棲碧梧兮
侶鳳凰翅翺翔兮與鵬齊浮林梢而色炫日弄翩翩
而罕稀樂鍾山之柱霄漢美巖谷以神怡爾乃笙簧
嫩舌同律呂以諧宜百花叢裏任意芳菲有時假天
風而流翅俄又斂翼以林枝效織梭而自在亦彷彿
以星移若抖擻以搏風疑大火之西馳今也節近清
和薰風將施養羞於森林深處翫綠陰而高低感大
化之循環快靈禽之足意叶平聲

畫眉賦并序

歲在庚申春二月二十有八日督政務於奉天門下
是日也春陰方霽日色暄和淑氣薰蒸萬彙咸亨朕
務少暇分刻畧盤桓於左右見內臣將所養畫眉置
於欄下斯鳥感淑氣之浮遊呼羣之意嚶聲冷然而
美聽故爲之詞

閱俊禽之在野蒼身而綵眉感初氣鴻濛之時弄晴
轉語爲音和而無倚叶平聲又求侶而不獲樂人聽而
爲竒入珠籠之翠瑣美易食以朝期羽日鮮鮮而耀
采爽雕楹之懸宜金足舒而稱首蠟吻爛然而無移
舌微調而聲韻翅輕舉以宜枝音在野之佳音入牢

籠而愈彌夫何時也華爛熳似錦帷正鷹燕之高低
比雄長之翺翔兮連扶搖之天倪假鵬之曠翅四際
荒涯雖息於六月志同鵬而相知觀彼蒼之遙兮適
莽蒼之隱且聞而無遐的論而無私必邇遐之可鑑
通升降者有之今也聲和羽綵為人愛猗若聲調如
舊整翼鮮齊來近離闌而富後千載而名帝

四瀆潦水賦有序

朕嘗俯仰二儀深思其所以必陰陽之所以著今也
槩觀二儀陰陽也陰陽二儀也此其所以未知也夫
二儀本二氣之所著若否於二氣則上下隔矣若或

上下始則萬物咸亨所以亘古至今必盛暑之時則
密雲浮游於兩間霖雨大降斯太和之至矣潦水交
興矣若果如斯則生民福臻君民者仁治今當其時
墨雲黶隼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宜乎其時故爲之辭

曰

惟二氣之始和無不及而否過運氤氲於兩間濁三
江而九河清淮濟而盈海無洪濤而巨波倏汗漫而
連野騫汪洋而浸多俄微風之拂面樹倒影而沉柯
昔襄陵而懷山神禹鑿而民歌已而滔滔東注非朝
海而他何三門峻急吕梁旋渦巫山莫止來瀕沙陀

既荆楚被菘荷瘳久疾起沉痾均沾萬物特盛時禾
爾乃湯蕩漾漾婆娑娑浮輕舟之蘭棹利漁夫之
棕簑端於崖壁綠掛女蘿泛於農圃茂於蓼莪五嶽
示態精英差我澤施博愛奚分巨苛便商舟之絡繹
善官站之走舸會百川之晶渺衝撞林麓之岩阿或
巨魚之跳躍翩翩嫩綠之浮荷布浮萍之滿面浴絮
白之遊鵝澤北塞之翠草攢胡民之紫駝功既滂沛
溢堤盈坡海上瀛洲稽顙稱臣拜首夷倭夫何德備
天地雨暘時若而不磨

秋水辭詠無智

秋水清兮實玉蓮水痕收兮夏有年浩蕩秋風兮翠
翻起荷枯倚兮水澄天水雲影兮魚遊旋水兮水
可智人然於道徹兮更何便歌清秋兮孰我玄為平
世道兮日心怨水兮水兮無不前世人孰與兮水般

全

皇朝御製文集卷第十六終

